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
汉译传播与接受

曾利君 著



中华书局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
汉译传播与接受

曾利君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 / 曾利君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4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ISBN 978 - 7 - 101 - 07871 - 8

I. 加… II. 曾… III. 马尔克斯, G.G.—文学—翻译—
研究 IV. I77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37267 号

书 名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

著 者 曾利君

丛 书 名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1/4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12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871 - 8

定 价 43.00 元

总 序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文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同仁们,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丛书题名“博雅”,缘于我院前辈吴宓先生早年倡导的大学应该培育“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学院的院训亦为“仁爱·博雅”。因此,博雅论丛的出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为纪念吴宓先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八十周年;二为整体展示学院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推进学科建设更上层楼。

近年来,各大学对科研工作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动力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目标。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西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六十年的积累,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学术成就斐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由于各种原因,学科平台建构曾一度滞后,自然也影响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好在根基在,风气有,大家有沉稳的心态,在守望学术的时候,也调整思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确保有良好的基础和环境能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学校和学院也尽可能提供有利于科研的条件,使中青年学者能够集中精力,以便完成高水平成果。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理论素养良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拓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向学术界交出了比较满意的成果,从而整体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本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成功,就是学术界的前辈、同行和朋友们对这个优良传统的肯定,对近年努力工作的老中青学人辛勤劳动的肯定,对这个学科群体智慧和力量的肯定。丛书的首批作者都是近年毕业的博士,其成果多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及博士基金的结题成果。在专业鉴定上,已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这批成果陆续出版,必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并促进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前,当中华书局出版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论丛时,我曾在序

2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

中表达过自己对学术工作的认识,那也是自己的信念与坚守。现在看来,还未过时,我援引这段文字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与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及读者共勉: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感谢中华书局对西南大学博雅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刘明华

2010年12月冬至夜

于西南大学文学院

绪 论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是拉美文学巨匠,也是20世纪后期影响中国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在拉美作家中,中国译介、研究得最多的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中国(大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字介绍始于1979年,作品译介始于1980年,迄今为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大都译介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展开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马尔克斯传记、马尔克斯研究资料汇编以及众多的研究论文。贡献卓著的研究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光孚、陈众议、林一安、朱景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德恩,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赵德明、段若川,上海复旦大学的徐玉明等等。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研究起步较早,所涉及的话题和层面丰富多样,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比较零散,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情况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观照,全面探究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创作接受问题的论著,目前还没有出现;二是研究视角和方法亟待更新,研究视角不应局限于马尔克斯本人及其作品,还要考虑从接受者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上需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需要多种研究方法的尝试与使用;三是研究深度有待推进,知识普及式的介绍文章、浮泛的论说和微观的文本分析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需要深化。这些情况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有了拓展的空间和推进的可能。

本书将系统梳理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汉译传播与接受状况,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特征与接受机制及其复杂影响展开全方位探查与学理性研讨,主要通过译介、研究和创作接受三大板块的考察研究,建构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多维图景,揭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译介传播与接受的奥秘,彰显这一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独特性与深远意义。

2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

本书首先概括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置于拉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加以准确定位,揭示其文学地位与贡献。接着考察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研究情况,主要联系文化语境与文学译介的关系、期刊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的关系,探讨各时期的译介特点,从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等方面入手,对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译介传播策略及其复杂接受机制展开具体而深入的个案探查,并从研究视角、理论工具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入手,对我国马尔克斯研究呈现出的特征及走势进行辨析和归纳总结。之后着重考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探究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的“马尔克斯症候”,讨论中国作家各具特色的“魔幻”写作,其间主要从创作模式、创作技巧和手法等方面去求证和辨析影响接受中的仿效借鉴与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本土性表达,并从作家的接受态度与接受心理去考察接受的复杂性,对于模仿与创新、误读及文学的同质化问题也将展开思考与讨论。

本书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史、译介传播途径、译介背景及其中译本的出版、接受状况是怎样的?我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和有着怎样的研究特征?如何打破现状找寻新的研究生长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的求解不仅能求证中、拉文学交往的“事实联系”,还能揭示外来文学接受和传播的复杂机制,彰显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变异和创造性转化的奥秘,为今后的中外文学交流实践提供有益的经验,也有助于找寻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路径。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	1
第一节 马尔克斯的生平创作与文学观	1
第二节 拉美当代文学浪潮中的马尔克斯	46
第三节 马尔克斯在世界文坛的声誉与影响	57
第二章: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汉译传播与研究	78
第一节 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特征	79
第二节 传播与接受途径一:译介与出版	90
第三节 传播与接受途径二:阐释与研究	103
第四节 《百年孤独》在中国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策略	130
第三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创作界的影响与接受	139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马尔克斯症候”	139
第二节 中国作家各具特色的“魔幻”写作	165
第三节 接受心理:影响的焦虑与民族自尊心	196
第四节 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模仿、转化与误读	205
结 语	213
后 记	217

第一章：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文坛，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传奇：他的名字为世人所熟知；他的作品，被人们争相阅读和评说；他所拥有的文坛地位和荣誉，别的作家简直难以企及。

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有着骄人的文学表现和文学业绩：他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和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也是继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于 1967 年获奖，马尔克斯于 1982 年获奖），他的作品风靡世界，广受追捧。

本章旨在考察马尔克斯的生平创作、文学观及其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并试图澄清以下问题：马尔克斯究竟出生于 1927 年还是 1928 年？他是在何时开始其小说创作生涯的？他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拉美“文学爆炸”和反独裁文学创作？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创作了哪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马尔克斯有着什么样的文学创作观？他在拉美本土、欧美各国以及在中国赢得了怎样的评价？又对哪些作家的创作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解读马尔克斯，准确定位他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马尔克斯的生平创作与文学观

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水果，作家就是果树。如果要充分认识了解这“水果”的滋味与价值，就得更多地认识和了解结出它的“果树”，就得弄清楚它产于什么果树？是何品种？是在什么样的气候土壤条件下结出果子的？读了经典名作《百年孤独》后，我们也不免产生强烈的愿望，想要知道：《百年孤独》的作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如何写出这样备受读

者青睐的作品的？马尔克斯的创作与他的生平经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我们感悟经典，把握马尔克斯作品的独特内涵的前提。

可见，对马尔克斯生平、创作及其文学观的考察和探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全面了解马尔克斯的生活历程与文学生涯，是我们走近马尔克斯，进而理解、把握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的一步，也是深入研究深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中国文学的重要基础。

一、众说纷纭的出生年份及其在阿拉卡塔卡的童年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生于何年？对于这位尚活在人世且久负盛名的作家来讲，这似乎不应该成其为一个问题。但马尔克斯的出生年份事实上却成为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

关于马尔克斯的出生年份，学术界存在着认识分歧，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他生于1927年3月6日，一是认为他生于1928年3月6日。究竟哪种说法更合理或者更符合实际？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莫衷一是。陈光孚、段若川等学者持第二种说法，陈光孚的《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和段若川的《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等拉美文学研究著作都称马尔克斯生于1928年。陈光孚与段若川是中国大陆的魔幻现实主义研究权威和拉美文学专家，其说法似乎不应轻易怀疑。此外，译介和编选过马尔克斯的作品，著有马尔克斯传记《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的中国学者朱景冬先生也持1928年出生说^①。但同样是在中国拉美文学研究界，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就认为，马尔克斯出生于1927年3月6日^②。马尔克斯的研究者张志强先生在《世纪的孤独：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一书中也称：“1927年的3月6日，这个在日后的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才子出世了。”^③

加西亚·马尔克斯究竟是生于1927年，还是1928年？

①参见朱景冬著：《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马尔克斯著，朱景冬译：《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朱景冬、孙成敖著：《拉丁美洲小说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赵德明著：《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③张志强著：《世纪的孤独：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笔者综合所掌握的多种材料,通过分析与比照,认为:生于1927年的说法更加合理可信。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以下材料和事实:

一是陈众议先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中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家里长子,下面有六个弟弟、四个妹妹,老二是个弟弟,生于1928年9月,紧跟着有个妹妹生于1929年11月。按照其弟妹的出生年份推算,加西亚·马尔克斯生于1928年3月的可能性不大。陈众议先生留学拉美多年,在拉美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研究方面也成就卓著,其指出的事实应该可信。

二是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哥伦比亚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在《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所指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时间也是1927年3月6日,达索·萨尔迪瓦尔说:“他生在阿拉卡塔卡,生在香蕉园的气味中,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天的炎热的早晨八时三十分。”^①达索·萨尔迪瓦尔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是哥伦比亚人,他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被视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记中最好的一本,其权威性自然不容置疑。

三是1985年12月16日,哥伦比亚《万花筒》周刊第一期发表了该刊记者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的专稿,他在洗礼记录册上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切的出生日为1927年3月6日^②。

再一个事实是,在2007年,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纷纷开展庆祝马尔克斯80寿辰的活动,尤其是在西班牙语国家。2007年3月6日前后,许多西班牙语国家都为马尔克斯举行了庆祝活动,“从马德里到墨西哥城,从波哥大到哈瓦那,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寿辰举办的庆祝活动还在继续”^③,马尔克斯的家乡小镇阿拉卡塔卡,在6日零点开始鸣响礼炮,80声炮响成为家乡人民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80华诞的最好贺礼。凌晨4点,阿拉卡塔卡镇民众有组织地开始各项庆祝活动。在小镇的大街小巷,居民们跳起了当地民间舞蹈。在阿拉卡塔卡镇的入口处,当地一名画家绘制了一幅马尔克斯的巨幅壁画,6日上午,当地居民为画像举行了揭幕仪式。不少喜爱马尔克斯的读者还从外地坐

①(哥伦比亚)达索·萨尔迪瓦尔著,卞双成、胡真才译:《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②《世纪的孤独: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第134页。

③参见慷慨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大寿》,《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

火车赶来,参加了阿拉卡塔卡镇的庆祝活动。

由于2007年不仅是马尔克斯诞辰80周年,还恰逢《百年孤独》出版40周年和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25周年,所以3月5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美洲之家”文化中心和西班牙国家文化纪念协会还共同主办了《百年孤独》的接力朗读活动。接力朗诵从5日上午9点开始,朗诵完整本《百年孤独》大约用了16小时。当天西班牙的不少政界要人以及电影、艺术、文学和新闻界人士参加了朗读。此外,“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6日晚发表广播讲话,向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祝贺80寿辰。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你好,总统’中,查韦斯大段朗读了《百年孤独》和《迷宫中的将军》的节选篇章,还建议委内瑞拉文化部再版《百年孤独》和《迷宫中的将军》,并将它们改编成电影”^①。

从上述活动的主题和主题来看,大家认同的马尔克斯出生时间也是1927年。基于此,本书采用1927年出生的说法。

1927年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的加勒比海边小镇——阿拉卡塔卡(Aracataca),降生于外祖父母家,父亲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马丁内斯是邮电所的一名报务员,母亲路易莎·桑蒂阿加·马尔克斯·伊瓜兰漂亮迷人。父母因忙于各自的事务而无暇照顾孩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时光是在外祖父的老宅子里度过的。阿拉卡塔卡、外祖父、外祖母将构成马尔克斯日后永远难忘的记忆。

外祖父、外祖母是小马尔克斯童年时期生活的庇护者,也是给予他重大影响的人。马尔克斯在八岁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生活,之后才离开阿拉卡塔卡,到巴兰基利亚去上学。外祖父、外祖母对他影响甚大,他们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Nicolás Márquez)是个退役军人,他参加过哥伦比亚的“千日战争”,他对小马尔克斯疼爱有加,曾领着他去看马戏、散步、四处旅行,也给他讲阿拉卡塔卡小镇的历史,讲香蕉工人遭受的大屠杀,讲他参加过的千日战争^②。外祖母特兰吉利娜·伊瓜兰则是迷信而又满腹故事的人,她给小马尔克斯讲

^①参见尹南著:《西班牙接力朗诵 庆马尔克斯80华诞》,《南国都市报》2007年3月8日。

^②指1889—1903年间自由党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战争,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内战,历时一千天,故被称为“千日战争”。

了许多仿佛凿凿有据的鬼怪故事，这些对马尔克斯后来的创作尤其是《百年孤独》的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外祖父所讲的事件不仅成为《百年孤独》的重要书写内容，外祖父本人更是被看作是布恩迪亚上校的原型，小说中的布恩迪亚上校曾经埋头苦做小金鱼，这也正是生活中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的拿手技艺。外祖母讲鬼故事的方式对马尔克斯也很有启发，马尔克斯说，外祖母绘声绘色讲鬼故事的方式就是他写作《百年孤独》的方式。

成名之后的马尔克斯曾经多次谈到童年生活以及外祖父母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说：“我有过一个神话般的童年。一些富有想象力和迷信的人围绕着我。我生活在一个使人着魔的、奇异的、充满幽灵的世界中。我的外祖母每个夜晚给我讲可怕的阴间故事。而我的外祖父……给我讲过他参加过的战争的故事。”^①马尔克斯之所以走上创作道路、成为著名作家，其童年时期的生活及其外祖父、外祖母的熏陶启蒙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丰富的阅读史与文学师承

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够走上文学道路、成为著名的作家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童年生活以及外祖父母给予他的巨大影响外，也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海绵似的吸纳世界文学养料有关。

一个作家的成长，总是离不开文学的熏染和其他作家的影响，对此，林语堂有过精彩、形象的比方，他说：“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的灵魂的花粉。”^②林语堂所说，绝非夸大其辞，这一道理，已经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几乎所有杰出作家的背后都站着许多作家，考察其阅读史，大都可以列出一长串他所喜爱的作家作品，马尔克斯也不例外。

考察、追溯马尔克斯的阅读史以及他喜欢的外国作家作品名单，可以看出马尔克斯的文学师承。

马尔克斯从小酷爱文学，阅读史极其丰富：马尔克斯在9岁时读到了

①（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朱景冬译：《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

②林语堂著：《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一千零一夜》，爱不释手；在 17 岁那年又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从卡夫卡那里顿悟到一种讲故事的方法，明白了小说还可以那样来写。成年以后，又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给他以滋养和影响。

正因为喜爱海明威并受惠于海明威，所以当他 1957 年春天在巴黎街头见到海明威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老师！”，1961 年当他在墨西哥听到海明威举枪自杀的消息时他哭了，后来还写了一篇题为《见到海明威》的悼念文章^①。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对他的影响尤其巨大。马尔克斯甚至能够整段整段地背诵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从《百年孤独》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的描写，可以明显看到《佩德罗·巴拉莫》的影响。关于鲁尔福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作为直接受益者的马尔克斯从不讳言，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②

对于鲁尔福与马尔克斯之间的影响关系，中国作家余华很有感慨，余华曾经在《胡安·鲁尔福》一文里说，文学写作的继承影响，就如植物之沐浴阳光；余华盛赞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两人在“文学里最为动人的相遇”，说马尔克斯在创作极需要突破之时，读到了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它为马尔克斯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使马尔克斯一下子找到了创作的新思路^③。

从阅读视野与经历来看，青年时代的马尔克斯还曾大量浏览过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文学，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每天都要在百忙之中挤出点滴时间来浏览‘黄金世纪’的文学作品。于是，贡戈拉、克维多、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加西拉索、刘易斯·德·莱昂修士、斯塔特雷莎等西班牙古典文学的巨擘重新进入他的视野。他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这些既

①参见陈众议著：《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9—139 页。

②《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第 160—161 页。

③参见余华著：《胡安·鲁尔福》，载余华著《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4—119 页。

熟悉又陌生的文学巨匠，终于发现了西班牙古典文学的世界意义和当代性”^①。

马尔克斯敏锐而好学，他总是自觉地用世界文学的养料充实自己，他阅读并受到过影响的著名作家除了卡夫卡、鲁尔福等人，还有美国的福克纳、英国的伍尔芙以及拉美本土的博尔赫斯等人。马尔克斯研究专家陈众议先生认为，马尔克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中的篇什“都是幻想小说”，其“创作手法除了有卡夫卡的影响，还多少受惠于博尔赫斯”^②，后期的《巨翅老人》、《漂亮的溺水者》等短篇小说亦有着博尔赫斯“幻想小说”的痕迹，其故事不仅荒诞，而且充满想象。而《枯枝败叶》则可看出伍尔芙的影响，小说采用意识流的手法，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物——上校、上校的女儿和外孙的内心意识活动，以此观照马孔多的沧桑变化。马尔克斯通过《枯枝败叶》、《百年孤独》等作品所缔造的“马孔多”王国则不无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启迪。

马尔克斯不仅广采博览，而且坦率承认自己接受的文学影响，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学习写作总归是要以前贤为楷模的，“一个人可以借助其他作家的作品学会写作，……教一个人写作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其他作家。比如说福克纳的世界，福克纳笔下的地理和文化世界，就和我的世界，至少和我喜欢描述的世界有许多的联系”^③。这无疑是一个得益于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大师的肺腑之言。

三、马尔克斯的创作起步和文学生涯的起始点

在40年代初期，马尔克斯进入西帕基拉国立中学读书，对诗歌和文学写作的兴趣日益浓厚。那么，他究竟是从何时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成为小说家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不易回答的问题，学界对此的说法有过分歧。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此加以澄清。

据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说，马尔克斯“从十三岁开始写作”，他在中学时代就“患上了文学麻疹”，一方面系统地阅读文学书籍，另一方面开始写作诗歌和散文，之后在首都波哥大上大学时，开始写小说，“立志要做小说家”^④。

对于达索·萨尔迪瓦尔所说的事实，中国学界并无异议。但是，对于

①《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第69页。

②《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第78页。

③《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第326页。

④《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第145页、150页、207页。

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文学生涯究竟始于哪一年的问题,学界的说法颇为纷繁复杂。有的认为始于1955年,有的认为始于1952年以前,有的认为始于1947年。笔者通过对众多材料的综合分析,认为,马尔克斯作为小说家的文学生涯始于40年代末的1947年,在这一年,马尔克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即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又译作《第三次无奈》)。

1947年,马尔克斯考入波哥大大学法学系,随后开始在报社工作,并从事文学创作。这位以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享誉世界的作家是以创作短篇小说起步的。1947年,马尔克斯创作并在《观察家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有以下材料佐证:

据拉美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先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一作所述来看,这篇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小说应该是马尔克斯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当时,马尔克斯还是波哥大大学的一名学生^①;

朱景冬先生的传记《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文末的“生平及创作年表”中也称:马尔克斯在1947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第三次无奈》并在9月13日《观察家报》周末版上发表”^②;

在赵德明先生所著的《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一作中,也认为,1947年9月发表在《观察家报》文化副刊上的这篇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③;

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在《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一作中也有相关的描述:“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六的《观察家报》第八版的‘周末’专栏,登载着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首篇小说,还配有画家恩里克·格劳的插图”^④;

美国学界也认为《第三次无奈》是马尔克斯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1997年,华盛顿文学界人士特地为马尔克斯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奈》举行了出版/发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⑤。

这样看来,某些论者如石灵所说的“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中篇小说《枯

①《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第59—63页。

②《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第340页。

③《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第396页。

④《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第147页。

⑤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将出新作》,《世界文学》1998年第1期。

枝败叶》(1955)”是不够准确的^①,这种说法至少把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起步时间推迟了8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而据段若川女士的《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一书描述,马尔克斯在1952年之前就写作并发表了“《有人弄乱这些玫瑰》(又译作《有人弄乱了玫瑰花》)、《石鸫之夜》等十来篇”短篇小说,由此再次证明,把马尔克斯的文学生涯起始时间定在1955年是不妥当的。

《第三次无可奈何》讲述了一个7岁男孩,因患伤寒夭折,但是大夫仍然在远离死神的那一边保存着他的生命,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男孩在棺材里长到了18岁。到了25岁,他的身体不再生长,即将面临“第二次死亡”。此时,他的肌体开始腐烂、发臭,他因即将被掩埋入土,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他仿佛觉得,他的血肉、他的骨殖以及他的棺木,将渐渐消失,变成尘土然后化为树木,获得新生,但他必须经历这“第三次忍耐”。小说带有一定程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在第一篇小说问世之后,马尔克斯又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创作了《夏娃与猫》(又译作《夏娃钻进猫肚里》,1948)、《死亡的另一根肋骨》(1949)、《六点钟到达的女人》(1950)、《蓝宝石般的眼睛》(1950)、《纳沃,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1951)、《有人弄乱了玫瑰花》(1952)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结集为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于1955年出版。这些作品,初步奠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西班牙语文学世界的声誉。

在他早期的小说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创作的“魔幻”气质初露端倪。《第三次无可奈何》以“死亡”为题,描写了一个孩子从第一次死亡到第三次死亡的复杂感受,主人公一次又一次死去,并在死亡中继续生长,这简直不可思议。在短篇小说《有人弄乱了玫瑰花》一作中,马尔克斯也曾试笔“魔幻”,该作讲一个死去的人因为寂寞难耐,经常想要偷人玫瑰,来装点自己的坟墓,小说不仅描写了死人的不可思议的行径,还采用亡灵叙事的手法,让“死人”来讲述故事,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开头:“今天是星期天,雨停了,我想选几朵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花带到我的墓地去……”紧接着小说借“我”之口,叙述“我”的妹妹小时候的故事和多年以后进入老年的情景,她就是那个为祭坛做花环而种花的人,有时也卖

^①石灵著:《译后记》,载(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王银福、石灵译:《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